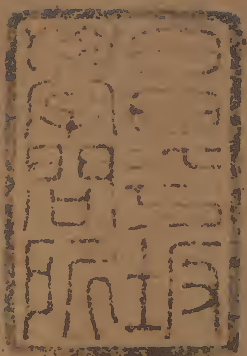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八百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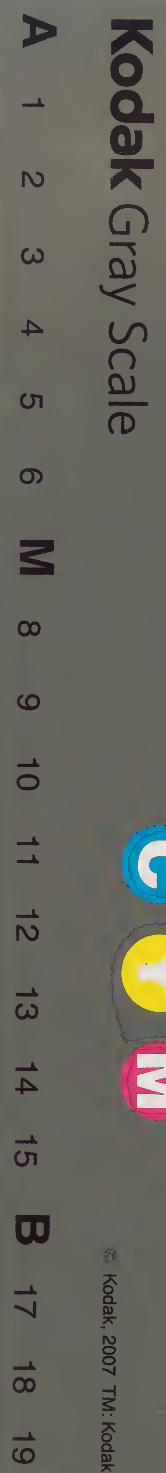
二百四十四



三〇〇	二七	五三四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類

三五	三〇〇	五三四五	漢書
函	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44)
函號	365 6





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六十

隱逸第二

南齊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
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靈冥致江鯉但
能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而憂人重乎州舉

用府元龜 總錄部

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
 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
 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鬚鬢已白
 豈容課虛責有恨魚慕鳥哉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太
 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
 壁上測長子官任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
 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隆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
 逆之逆迎也測無所受賞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在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
 而來奄至所任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
 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
 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
 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隋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
 哲致策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明帝
 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臧榮緒東莞人少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口

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守初鎮揚州徵
為主簿不到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
世號爲二隱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
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
近百人太祖輔政而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
使迎歡乃踐跡及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
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
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其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

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
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
仄陋野無伏賢是以窮谷愚夫敢露編管謹刪撰老
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
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
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定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
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武帝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
騎郎黯字長儒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勤於學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在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于是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悞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千人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嘗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

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素冲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而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永乃止順帝昇明未徵為奉朝請不就世祖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詔徵為太學博士明帝建武二年徵為著作郎東昏永元二年徵為太子舍人並不就守操終老杜京產吳郡人少恬靜閑意榮官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悛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

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奧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懼薜蘿起朴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嘗侍京產曰莊生持約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徐伯琛東陽太末人有儒學好釋氏老莊明道術宅

居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岳長隱處也山多龍鬚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琛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炤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棲其戶牖論者以隱德之感焉永明中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樓惠東陽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任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忽乘白驢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忽出任蔣山求歸見許武帝勅為立館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之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事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彌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人望其

還策之日甃紆清塵亦願初為譬說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千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如君欲見之當為申譬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太祖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

教令 辟虬也

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辟命武帝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
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
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管灌暢餘陰於山澤
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進不研
機入玄無沫泗授館之辨退不擬心出累非冢間樹
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獻
繩之義劉昭與虬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

中

孔道徽少厲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
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親慕之道徽兄

弟持心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薦
之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
中僧紹宋文帝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廢帝
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
立學淮北沒虜及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
不就太祖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武帝永明初
世祖勅召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梁陶弘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齊武帝永明中除奉
朝請既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嘗曰此山下是第

八洞宮名金陽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
館自號華陽隱君始從東陽孫遊岳受圖經符法遍
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
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
不至東昏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侍其所特
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
以爲仙人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
無藥物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

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
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寔
武帝太清三年帝手勅詔之賜以鹿皮巾後屢加禮
聘並不一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
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
相二宮公玉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
受縱留者卽作功德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所居惟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

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
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遙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博通琴書善談論家本家族
親戚多貴仕點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
駕柴車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與陳郡謝淪吳
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家點植花卉於
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豫章王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
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

何胤點之弟也爲左民尚書嘗懷止足齊建武初築
室郊外號曰小山嘗與學徒遊處其內至遂賣園宅
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郡不還胤恐後之乃
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
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
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
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東昏永
元中徵太嘗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
軍謀祭酒與書曰想嘗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
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後無爽若耶擅美

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賓是爲樂土僕推遷薄宦自
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澗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
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
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離屯故投袂數十免出
累禍思得囑眷諮疑遇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
君清襟素懷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
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禮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
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
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
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祚詔爲特

進右光祿大夫手勅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蔽昧於理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
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引朝高尚
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
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
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屈道
巖阿共成美世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
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中執
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

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
鬲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
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
大貌也鬲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
畫圓丘南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顛圓
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令之郊丘先儒
之巨失今而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候叔孫通
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果

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
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
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昔荷聖主盼識今又蒙
旌賁甚願詣闕請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
還以胤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
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性通率不好浮華嘗冠縠
皮巾躡蒲履手拊欄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
石上

唐承光潁州人少沉靜有志操強記敏識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七臺山鄱陽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亦拔爲法曹叅軍並不赴

劉訐平原人也本州刺史張謖辟爲主簿不就王者檄召訐訐乃掛檄於樹而逃曾與族兄劉猷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卒時年三十二親故誄其行

迹謚曰貞節處士

陳馬樞扶風郿人也初在梁遇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繇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孝文天嘉元年帝徵爲度支尚書辟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

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
勸請不得已乃行至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
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
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
依託者嘗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以宣帝大
建十三年卒

後魏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九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
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
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家於密雲蓬室草庭唯
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志意所棲謝其高矣叟不治產業嘗苦饑貧然不以
爲恥養子字螟蛉以字結養每至貴勝之門嘗乘以
犛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
盛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
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及高問曾造其家值叟
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間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
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
二妾並年衰跛恥衣布穿弊間見其貧約以衣服直

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媿

北齊王晞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魏孝莊永安初其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者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乃屬遷鄴遊遨鞏雉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狐信入雒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大傷因篤不赴隋崔郭博陵安平人也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時宗之不應辟命

徐則東海剡人也勿沉靜寡嗜慾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還栖隱之操策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嘗服布褐陳大建時應召來憇於至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開山立頌

盧太翼河間人也閒居味道不求榮利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

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
揚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
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召
與語竟無所答帝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
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
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未能決
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
非及也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
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雒州總管獨孤信

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
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
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是五十
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
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
門廣成豈虛語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

朱桃椎者蜀人也澹泊爲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
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
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
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僞致

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躋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高士廉爲益州都督府長史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高之差人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之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高祖末徽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有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其妻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周遊山水二十餘年後自巴蜀將遊荆楚行至夷陵之青溪館有終焉之志遂結廬溪側荆州長史李安期薦之制追赴京至汝州便辭疾入箕山於許繇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繇東鄰頻召辟不受

史德義者蘇州崑山人也咸亨中隱居武丘山鹿裘葛巾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高宗聞其名徵赴雒陽尋而稱疾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牧庸供葬葬畢隱于嵩山後竟居兗州徂徠山與道士劉玄博爲棲遁之友

盧鴻乙范陽人也徙家雒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高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六年玄宗至東都謁見不拜諫議大夫放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

崔觀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財產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鄭餘

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聞其風辟爲節度叅謀觀至府亦若不達人事餘慶容之文宗太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帝嘉之屢召便殿語及時務直方與觀城固山爲鄰居因薦焉特詔以起居郎徵之竟不奉詔

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泛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爻棲四名山不干時務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策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吾在淫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之以臨

昭百官百官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
 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世天祐
 末節度使趙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
 除諫議不起漢南謂之徵君
 晉鄭雲叟白馬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為文敏速道
 麗昭宗朝嘗應進士不第拂衣歎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性與道在乎已而不能取焉用浮名之櫻
 我心使鬱鬱然若是耶因欲攜妻子隱於林壑其妻
 非而不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
 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

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
 悉投於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鬣松淪脂千
 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
 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易又能化
 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嘗目觀其事信而不求雲叟
 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
 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而每
 聞凶訃一哭而止特唯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
 處好碁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
 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



不起嘗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吟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置酒于其中經時未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詩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卽位聞其名遣齋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赴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於縑緡以爲贈祝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

列於屏障者焉其爲世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六十一

游學

賜書

聚書

晚學

游學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不學將落
故士之立誠志道自強不息潛心大業思齊古人曷
嘗不主善以為師多聞而求友遵來學之訓聳游方

之操裂裳裹足不遠千里造太學抵名都修庠序之儀狗切磋之益因之而交勝已講前言游道日廣知類通達總經術之奧傑然名家膺推擇之命躋彼高位強識而讓為世所宗稽古之力與時偕盛自非多聞為富廣業以勤方來時習脫乎匏瓜之繫親仁約禮霑乎霧露之潤亦曷能有所立哉

孔子為魯司寇已而去魯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

陳良楚人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

者未能或之先也

蘇秦雒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穎陽城有鬼

谷蓋是其所居因號為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也秦後并相六國

甘茂者楚下蔡人也為秦左丞相初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

李斯為秦相始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乃西入

秦

漢鼂錯潁川人也錯音措景帝時為御史大夫初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與雒

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

即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受易於楊何

何字叔元菑川人兒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子

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

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之

官至太史令子遷生于龍門年十

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

疑浮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

射鄒嶧

鄒縣名嶧山名於此行鄉射之禮

過梁楚以歸亦為太史令

夏侯勝字長公始昌之族子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

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

姓簡名卿簡音奸

又從

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禮之喪服

也徵為博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以田為業至望

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嘗受

業

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嘗受業如弟子

復事同學

博士白奇

嘗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

服

禮之喪服

京師諸儒稱述焉官至前將軍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元始中封息鄉侯列於

九卿護少隨父為醫出入長安貴戚家誦本草方術

十數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日以君卿之材何不

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官至廣漢太守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武帝時徙茂陵

鄴少孤其母張做女鄴壯從做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哀帝時遷涼州刺史

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叔皮聖人之道然後盡心

馬謂班嗣貴老莊之術彪後為徐令以病去官

後漢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年十三從桓榮受

歐陽尚書三十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

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永元中為司徒

馬嚴字威卿授兄子也章帝時為御史中丞嚴少孤

而好擊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

京師大夫咸器異之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和帝初為謁者父業建武

初為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

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官至重合

令

張衡南陽西鄂人少善屬文遊於三輔因入京師觀

太學遂通經貫六藝永元中為侍中

景鸞字漢伯廣德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

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雒圖緯之書州郡辟命不就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早孤銳志好學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漢安初為濟北相

崔琦瑗之弟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後為臨濟長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

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冲帝時為太尉

杜喬字叔榮河南林慮縣人少好學雖二千石子嘗步擔求師建和初為太尉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漢安初為大司農

王真明五經負笈追業嘗賃灌園耻交勢利後為議郎

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少爲縣吏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嘗爲萊蕪長後去官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何顒字伯永南陽襄鄉人少從郭泰賈彪等遊學雒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辟司空府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爲西華令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遊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

後爲尚書郎

承宮瑯邪姑幕人也時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爲侍中祭酒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不從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典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司徒黃瓊辟大嘗趙典舉有道並不就

魏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翁居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瑯琊界游學後爲征

南將

樂詳河東人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與南陽步陟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太和中爲騎都尉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

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胤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足千里所謂以鄭君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爲苦藥良鍼矣猶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君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又曰交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

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
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
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
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行至陳畱則師
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
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
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
貺餞可以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
還孫崧解以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
華佗一名粵音敷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

經滬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蜀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
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左氏春秋爲大中大夫卒

李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
等學

吳士燮字威秀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潁川
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晉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
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後選大著作固辭不就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雒陽緱氏年十四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嘗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泊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後至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

梁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後爲給事中直西省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世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郡遊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官至國子五經博士

陳戚衮字公文吳郡鹽官人衮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三年中大義畧備對策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陳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爲祠部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敝

盛冬止衣袂襦袴累遷尚書祠部郎

後魏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冲以爲尚書郎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少而好學負笈尋師家貧勵節遂博覽史傳有文才幹畧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高允渤海人性好文學澹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郡召補功曹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世父僧襲爲平原太守隨僧襲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嘗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

徐遵明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簡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日然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

允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孫惠蔚武邑人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歷中書博士侍讀東宮

董徵頓丘人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中大義精練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北齊李鉉字寶鼎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嘗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郎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儀律仍兼國子博士

劉畫字孔昭河間鄭人少負笈從師伏膺無勸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翫典墳游學燕趙之間後爲清河太守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從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後為國子祭酒

張雕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

負篋從師不遠千里起家殄寇將軍

北史作張雕武

後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

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

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

博通五經河清中楊休之等特奏為博士

盧損范陽人世任嶺表父頴遊宦京師損少學文隨

父客汴雜間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

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

家王國嘗侍初在梁為散騎嘗侍高祖徵為露門學

士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

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盪

寇將軍

隋薛濬字道贖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

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天和中襲爵虞

城侯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初仕後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少與河間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千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官至員外將軍

盧思道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不解於是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又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參軍長史

唐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友國子博士劉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初仕隋爲餘杭令太宗貞觀中爲崇賢館學士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遊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舉明經歷祕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

賜書

中祕之書藏諸私室西漢而下殆踰千禩而得之者甚鮮豈非君恩之賜特出非常儒者之榮舉無倫比者乎其有名動搢紳譽高宗室或在公成績或爲政有方繇是濬發德音曲推眷獎幽經祕記咸所寵賜

垂之編簡足為美談者也

漢班旂為右曹中郎將與劉向較祕書每奏事旂每奏較

書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於天子前讀書帝器其能賜以

祕書之副旂孫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太學家有賜書內是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時東

平王求書不得而旂獲賜祕書明見寵異

後漢王景明帝時辟司空伏恭府永平十二年議修

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

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

經河渠書

東平王蒼光武子章帝建武初七年遣諸王歸國帝

時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方

黃香字文強章帝賜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位至尚

書令

蔡邕陳留人有賜書四千許卷位至左中郎將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

羸疾而披閱不怠守學好古不應徵命

南齊晉安王子懋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以書

讀在心足為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

今善言

王儉為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國子祭酒高帝建元三

年省總明觀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蕭晉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梁西陽王大鈞年七歲高祖嘗聞讀何書對曰學詩

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江總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十卷總晝夜尋讀

未嘗輟手位至尚書令

唐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嘗賜荀悅漢

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

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尋典籍然

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

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聚書

士大夫以詩禮立身儒素為業廣聚墳典以遺子孫

若良農之儲耒耜百工之利刀尺也繕其簡編飾諸

緇帙手自刊較心無倦怠至於義畜百家室盈千卷

觀乎油素達聖哲之心遺之子孫有清白之業異夫

金玉滿堂貨幣潤屋多藏為累後亡可俟者也

後漢杜林扶風人家多書王莽未客河西於河西得

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位至大

司空

魏王修家不蒲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名也官至奉嘗

蜀向朗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也年八十手自較書刊定謬誤位至特進

晉張華爲司空領著作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繇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

葛洪博聞深洽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後

爲諮議叅軍

裴憲爲尚書與荀綽家俱有書百帙

宋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南齊崔慰祖清河東武城人也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范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書者嘗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累徵不就火燒書數千卷麟士

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
蒲數十篋

梁陸少玄光祿大夫澄之子家有父書萬餘卷張率
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沈約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位
至特進侍中

任昉為祕書監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
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
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袁峻字孝高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必皆抄寫

自課日課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仕至員外散騎侍

郎

王僧孺為南康王諮議參軍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
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張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書衆家異同
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
文集五卷位至御史中丞

孔休源為光祿大夫聚書盈七千卷手自較理

陳姚察年十二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
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為游學之資察竝

用聚書圖書錄是聞見日博仕至吏部尚書求天下書逢卽寫錄

所得萬餘卷無所不覽

北齊郎基字世業中山人爲鄭州長史潁川郡守基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人斯亦可矣

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

後周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書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隋陸爽字開明初仕北齊爲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

唐王方慶聚書甚多不咸祕閣至於圖書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亡仕至太子左庶子李襲譽居家清儉允祿俸必散之宗親其餘但寫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仕至涼州都督吳兢家聚書頗多嘗自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仕至左庶子

蘇弁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刊較至今言蘇氏書次

於集賢芸閣焉官至戶部侍郎

韋處厚聚書萬卷手自刊較官至相位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也以詞藝登科踐揚清峻家書

數萬卷侔於書府名畫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賞致之

函奩皆飾之金寶為垣竅而藏之複壁後為相

梁孫騰開平初歷諫議嘗侍騰雅好聚書有六經史

漢百家之言凡數千卷洎李善所注文選皆簡翰精

至較勘詳審

趙凝鎮襄州凝好聚書至數千卷

後唐王都為定州節度好聚圖書自恒山始破汴州

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

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

府

張憲沉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

自刊較仕至太原尹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家聚書三千卷馥手

自刊較

晚學

總錄部

卷之八十一

十九

夫學者所以博綜古今而發明道義者也故仲尼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
其次也若夫習童蒙之性負剛毅之氣或栖身丘
躬樵牧之役或結黨豪俠爲奔走之事爰動子矜之
刺聿興牆面之誚則有逮遲暮之歲厭泥塗之辱改
節不恡服勤自修覃研六藝之文砥礪五嘗之行致
位卿相垂各簡册者比比而有以至旣居顯赫之任
方從來學之業斯乃朝聞夕死老而彌篤者之謂也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
年而學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

炳燭之明孰與夜行平公曰善哉

仲繇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
直佞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
門人請爲弟子

谷永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位太中大夫

魏崔琰字季珪性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
鄉舉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
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太祖時爲中尉

孟康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于時皆共輕之號爲
阿九康旣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

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蜀向朗字巨達領丞相長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
然不治素簡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吏優游無事垂三
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較
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誘納後進講論古
義時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晉唐彬字儒宗曾國鄒人也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
行簡少便弓馬好遊獵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
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嘗數
百人初爲郡門下掾

胡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
居邊特有威惠武帝時位至太僕射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少好馳騁田獵不修細
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患慨然有改勵之志入
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
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尙
可俱患志之不立何憂吝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
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仕吳
爲東觀左丞

宋沈攸之順帝時爲車騎大將軍晚學讀書手不釋

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梁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父緒日一身兩役無乃勞乎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通起家撫軍參軍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惠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

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字序云

龔中滲滲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嘗鈍

也峻後遊東陽紫嵩山築室居焉

後魏谷渾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

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嘗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

覽羣書被服類儒者後爲儀曹尚書

劉蘭武邑人年二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

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

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

笑而聽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後爲國子助教

後周楊汪少凶躁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
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通三禮解褐冀王侍讀
隋豆盧勣周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
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
王頲字景文齊州刺史頲之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
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顓所
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
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通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
所稱

唐李安遠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為將甚

富於財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
慕名士但逢勝已皆傾心而與遊焉後為懷州刺史
終

侯君集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
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

姚元崇少居廣成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
張憬藏謂元崇曰當以文學備用將相無自棄爾
遂折節讀書後為相

梁韓建為華州刺史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
遣人於器皿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

者哉三代以下乃有陪臣擬於公室匹夫敵於國君
財力雄於京師射獵比於王者莫不藉其世資因其
邑入占山澤之債憑商賈之業或深耕以多積或居
物而射利以至權倍稱之息廣畜牧之術精於方伎
處于浩穰以致夫生生之厚焉然而老氏戒乎多藏
仲尼鄙其不義自非保之以禮節約之以每幅又曷
能免充訕之誚逃偏重之釁哉
管仲為齊大夫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
不以為俊

秦后子有寵於桓公

后子秦穆公子也景公之母弟公子鍼

如二君於

景其母曰不去懼選

選數也后子奢富弗去君將數其罪而加戮

鍼適晉

其車千乘

言其富也

后子饗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

舍置

也相次十皇一車自雍及絳用車百乘也

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昭公元年

慶封齊大夫曾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句餘予之

朱方

句餘吳子夷朱也朱方吳也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

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

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傅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

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
獻子曰吾家甚貧我有二士顏固慈無虛此士者使
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
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
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
之史鮒曰子必過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
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也子能執臣
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成文子之子
公叔成也
其亡乎

駟秦鄭嬖大夫也富而後嘗陳卿之車服於庭鄭人
惡而殺之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

財曹魯之間多有積貯聚時
而發鬻賣之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

言於弟子之中最為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簞筭也食
飯也瓢瓠

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

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元禮為賓主
之禮然孔子賢

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億則屢中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空匱而樂在
中子貢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

非幸而中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殖廢舉謂停貯也與
時謂逐時也夫物

賤則買而停貯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嘗相曾衛家累千金卒終于

齊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

計然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

方所出皆述之一號計研晉中經簿又吳越絕並作倪研及然聲相近計然曰知鬪則

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見

矣形顯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旱極則水水極則旱

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要其利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耻刷謂拭除之也范蠡嘆

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

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自號鴟夷

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日子皮之陶為朱

公陶即今之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

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言預居貨物隨時為逐利而不貴於人故

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

分散於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息生

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公一云范去越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

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



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
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嘗饑桑則嘗寒聞朱公富往而
問術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於是乃適
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
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用鹽鹽起鹽鹽於池
鹽造鹽故曰鹽鹽

一云
猗頓

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
蠶出取布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
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

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
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
擊鳥之發故曰居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
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
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穰侯富於王室出關輜車
千乘有餘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乃爲

丞相家僮萬人

郭縱邯鄲人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羸畜牧

烏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畜牧蕃盛其數

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伺間獻戎王

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

戎王

十倍其償予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言其饒不可計算數故以山谷

多少言之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

步車曰輦

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

近處處葭萌

縣名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嶧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

蹲鴟謂芋用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

曰汶上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

即就也

運鑄算賈傾滇蜀之民

販

賣於滇蜀之間也

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魍結之民富埒卓氏

推

漢書作魍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其利於人也埒等也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其言

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

如直

其人強力謂羅哀也訾次如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

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

侯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

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閒公子之名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似之也若今

言諸然贏得過當愈於鐵嗇愈勝也鐵約也嗇細去

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去家致千金南陽行賈盡

法孔氏之雍容

丙氏魯人也曾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

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頰有拾仰有取俯仰必有

鉅細好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

刁間齊人也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姓間築

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

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

故曰寧爵無刁刁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無

將止為刁氏作奴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師史周人轉轂百數轉轂為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

至雒陽街居至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賈言

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

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切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十千萬

卽萬萬

也言其財至萬萬也
一曰至千萬者十焉

漢任氏宣曲人其先為督道倉吏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

謂上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取倉粟而

害藏楚漢相距滎陽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

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言其居買之物不計

貴賤在善富者數世折節力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間里故云善富然任

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

食肉任公任氏之公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

上重之

母鹽氏關中人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旅齋貸子錢家行者須齋糧而出於子錢家貸之也貸謂求假之也子錢家

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貸謂假與之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

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杜氏安陵人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抵歸也田牆

田蘭韋家栗氏杜氏亦鉅萬

班一始皇之末避墜於樓煩墜古地字樓煩屬門之縣致馬牛羊

數千羣備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

邊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

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馬邑人轟一之類也

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一字為壹非也

鄧通文帝倖臣也帝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帝曰然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通官至上大夫橋桃漢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甯成武帝時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刑極

若言殘毀之重也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輒解脫鉗鐵亡去也傳所以出

關之符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賈謂販賣也乃贖貸陂田千餘頃贖貨假取之也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假謂催貸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安世以父子封

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

萬數都內主藏官也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

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績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

杜周始為廷史有一馬廷史即廷尉史也及大任事列三公

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史丹曾國人也盡得父財又食大國邑數見褒賞賞

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妾數十人後為左將軍

廉平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後為丞相賜爵

關內侯

樊嘉杜陵人也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嘉與茂陵

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

大卿為天下高訾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鼓亦致高訾高訾謂多資財

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

交王莽以為京師市司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

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以貨賂自行取重

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以田地過

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醫

而踰俊質氏以酒削而鼎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

王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今大官嘗以十月作沸湯

燔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張里以為馬醫而擊鐘

姓偉姓姓各偉臨菑人成哀間訾五千萬

張長叔薛子仲維陽人成哀王莽時訾亦十千萬莽

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法武帝者言用卜式



東郭咸陽孔
僅等為官也

後漢王丹字仲回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
隱居養志

陰識南陽新野人其先祖子方至孝有仁恩當臘日
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
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
於封君子方嘗言我子孫當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
昌故後嘗臘日祠竈而以黃羊識官至執金吾
樊宏南陽湖陽人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營理產業
物無所棄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至開廣田土五百餘頃其所廬舍皆有重堂高

閣陂渠灌注

鄴元水經注三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
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

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諺曰陂汪汪下
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各為樊陂在今
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魚池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

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
咸求假焉貨至巨萬

馬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後
為伏波將軍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殖著姓後為大司空

郭况爲大鴻臚光武數幸其宅賞金帛甚豐京師號况家爲金穴言其富貴也

杜篤子碩豪俠以債殖聞篤仕郡文學掾

馬防爲光祿勳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寶貨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業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嘗爲食客居門下

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產輕財好義賓客嘗三四百人時人名之關東大豪戴子高

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終廣漢太守魏曹洪家富而性吝嗇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訾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後爲驃騎將軍婁圭字子伯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詣太祖太祖以爲大將子伯家累千金太祖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

蜀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爲安漢將軍

吳李衡嘗於武陵龍陽州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

勅兒曰毋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
奴不責汝衣食歲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
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
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江
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
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
得絹數千疋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衡爲威遠將軍

晉石崇爲衛尉財產豐積屋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
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
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
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
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
旣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
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
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愧然自失
矣

麴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允為驃騎將軍
刁達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弟弘字叔仁竝歷顯職
達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
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竝不拘各行以貨殖為務有
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高祖起義暢弘謀襲
之伏誅子姪無少長皆死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
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宋祖散其資蓄令百
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在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
以濟焉

宋孔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

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有果園九
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終會稽太守

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富擬王侯夜中諸廊燃燭達曉
曳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妙

徐湛之財產豐富室宇園池貴游莫及門生千餘皆
三吳富人子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湛之為尚書僕
射領護軍將軍

虞棕為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
手雖住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後魏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其故

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含終左將軍

畢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爲平南
將軍兗州刺史

仇廣與弟盆竝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
仕進至州主簿

張僧皓好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第
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
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北齊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祖父提雄傑有識

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終

定州刺史

後周韓仲恭以貲干榮利郡辟爲功曹中正仲恭駢
不獲免乃應之申公李穆嘗謂仲恭曰君唯願安坐
作富家公名級何繇可進須爲子孫作資蔭寧止足
於郡吏邪仲恭荅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

韋藝大修業產與北夷貨易家資巨萬爲營州總管
隋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明通商入蜀遂家郫
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
賈妥終國子祭酒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

唐郝處俊安州安陸人高宗儀鳳中爲侍中時侍中許圜師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官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故江淮間爲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

馬燧爲司徒京師貨貨甲天下燧旣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德宗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焉

晉張錢初仕後唐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

憇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鷲相鬪鬪畢各銜一錢落於錢首錢前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莊宗同光末爲西都知府先是魏王繼岌西征迴至咸陽時渭水暴漲錢斷浮橋魏王至渭南自經死所有隨行輜車蜀川珍貨女伎寶馬竝爲錢所有錢繇是家財巨萬明宗朝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爲使允之錢密賫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有庖者十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後終密州刺史

袁正辭父象先梁祖之甥為宋亳節度使在州十餘年積財百餘萬

趙在禮歷十餘鎮後為晉昌軍節度使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蒞藩鎮皆邸店羅列

宋彥筠為太子大師致仕產筠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及將終以伊維之間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

好施

夫富者是人之所以欲者也蓋其芻豢逸樂之所安焉若乃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德義生於心術仁愛出於

天然遂能發其多蓄不獨享其豐利繇是篤於故舊厚於宗族或恤其乏絕通乎有無或均其祿廩逮於鄉里是皆邁種其德周人之急博濟而不有其惠重施而匪求其報以至傾匱而不息之絕而無悔者焉自非見義忘利為仁繇已亦曷以臻此哉
樂懷子晉大夫樂盈也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漢蘇武再為典屬國所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無餘財

楊惲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



予憚憚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貲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朱邑為大司農居處儉節祿賜以供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張臨安世曾孫嗣平原侯臨且死分施宗族故舊

死之時多以財分施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多持

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郇越字臣仲太原人以明經飭行顯各於世越散其

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郡舉孝廉數病出官

後漢馬援王莽時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

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也否則

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位

至伏波將軍

王丹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起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好施周急後位太子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營理產業貲至巨萬而賑贍宗

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
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重年八十餘終其素
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
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寇恂為執金吾歷河內潁川汝南太守封雍奴侯恂
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
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
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郭伋為并州牧徵為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
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梁竦字叔敬陵鄉侯統之子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

舞陰公主

臣欽若等曰竦兄松尚光武女

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

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

服

服猶用也

辟命交至竦不受

宋弘為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
資產以清行致稱

包咸為鴻臚明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
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散與諸生之貧者
童恢父仲玉瑯琊始幕人也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
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

册府元龜 好施

卷之六十一

周楊少孤微嘗修逆旅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竇固為大將軍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韋彪為大鴻臚行司徒事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廉范為蜀郡太守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

宣秉為大司徒司直所得俸祿輒以牧養宗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趙典為太嘗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

張奮為司空純之子襲爵富平侯少好學節儉行義嘗分捐租俸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梁商為大將軍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外賑與貧餒不宣已惠

桓鸞字始春少立操行推財孤寡分賄朋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嘗著大布緼袍糲食醋餐位議郎

馮緄巴郡宕渠人父煥幽州刺史緄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緄位廷尉

种暘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暘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

荀淑爲朗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閒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鄧訓爲郎中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傅育食祿數十年秩俸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日折像廣漢雒人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隳必疾也

知者聞之咸服焉

鄧綝爲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族親各有差品

朱儁少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間敬之

荀恁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劉翊潁川人家世豐產嘗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塋娶獨則助營妻娶後遷陳畱大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歛之又

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
遂俱餓死

魏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漢末爲涿郡太守卒
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
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位
涼州刺史

田疇漢末不就袁尚辟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
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
張範河內人太祖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救恤窮乏
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

毛玠陳留人爲太祖丞相東曹掾雖居顯位賞賜以
賑施貧族家無所餘

袁渙爲太祖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
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
行然時人服其清

管寧北海朱虛人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
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位大中大夫
吳張允爲大帝東曹掾輕財重士各顯州郡

曾肅臨淮東城人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
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

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
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
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肅位橫江將軍
朱據尚大帝公主爲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
財好施

陳武爲五較督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
全琮父柔爲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
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
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

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避亂而南依琮
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
嚴峻爲衛尉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嘗不克
晉劉實爲太傅以老疾遜位實雖處榮寵居無第宅
所得俸祿贍恤親故

盧欽歷宰州郡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訾產
王衍字夷父父爲平北將軍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
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
維城西田園而居焉位至司徒

周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

財位梁州刺史

祖逖字士雅兄該納等竝開爽有才幹逖輕財有節尚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位豫州刺史

邈超惜之弟惜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超位司徒左長史羅憲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位陵江將軍

宋劉懷慎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嘗侍護軍將軍將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

劉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後爲江夏相南齊褚炫自江夏內史入爲吏部尚書罷郡得錢十七萬於石頭竝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嘗侍領安成王師

崔慰祖父慶緒爲梁州刺史資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

王騫歷黃門侍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伯頃而食嘗不周以此爲愧

梁韋叡爲散騎嘗侍護軍將軍性慈愛撫孤兄子過

於已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嘗
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
幾何對曰二千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康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
在省每寒見省官有襤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
如此位衛尉卿
張櫻爲都督青冀二州刺史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
之親故家無餘財

范雲初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

蓄積隨散之親友

何點廬江潯人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
逆隨復散焉

蕭朏素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
萬朏素一朝散之親友

范述曾爲大中大夫還鄉里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
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

劉歊平原人少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
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
報人豈可嘗有愧乎

陳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

徐陵為侍中太子少傅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置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

後魏李冲為南部尚書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千萬冲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迫於鄉閭莫不分及盧已接物

垂念羈寒哀舊淪屈繇之躋叙者亦多矣時以此穉之

崔敬友為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宇文測尚陽平公主為駙馬都尉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
呂顯為鉅鹿太守清貞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饑寒

胡叟爲武威將軍家於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衣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令狐仕兄弟四人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堯雄爲豫州刺史每受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

北齊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借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位驃騎大將軍

楊愔爲右僕射徙尚書令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

中唯有書數千卷

畢義雲爲兗州刺史兼七兵尚書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

後周宇文貴好音樂耽奕碁畱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稱之位太保

唐瑾爲司中大夫兼內史性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嘗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畱遺子孫者並墮墉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隋柳謩之爲光祿少卿十餘年送光化公主於吐谷

渾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房彥謙終于徑陽令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唐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

於財賑窮濟乏人亦以此稱之

李勣少與父蓋皆疎財好施拯濟貧乏勣位太子太師

李百藥不事產業見人士闕乏莫不極力遺之位宗正卿

黃居漢性和厚家富於財見宗族故人多少賑施位懷州刺史

劉德威閨門雍穆接物寬平嘗經管隸者頗懷其惠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位同州刺史

李進太僕少卿暈之子家素豐贍其於交友能調貧

拯急繇是知名位兵部侍郎

張巡河南偃師人也素輕財重施人有窘必傾產以給為士友所宗位主客郎中

李藩父卒家富於財宗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以貧位平章事

王思敬瑯琊人順宗莊憲皇后曾祖思敬富於財而好濟人之急少從軍官至試太子賓客

薛萃為浙西觀察使俸祿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後唐趙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

傾其資而餉之或賓友過從飲之食之無倦色位至

平章事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好施

卷之八百二十三

